

#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次山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芳華

次山集卷六

唐 元結 撰

自箴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奸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我作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

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大唐中興頌有序

天寶十四載安禄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嘻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
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曉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我卒前驅我師其
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
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祅災瑞
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
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升萬福是膺能令大
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

可磨可鐫刋此頌焉何千萬年

虎蛇頌 有序

猗玗子逃亂在砲英及反南人云猗玗洞中是王虎之宫中砲之陰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賢士然哉猗玗子奪其宫王虎去而不回猗玗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歸借順恵讓可作頌矣

虎頌

倚王虎將何與方方古太王非不方于今今也恵讓不如王虎之心

蛇頌

倚均蛇將何與儔儔古延州非不儔于時時也順讓不如均蛇之為

瀼溪銘 有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瀼如恙反溪之濵瀼溪盖湓水分稱瀼水夏瀼江海則百里為瀼湖二十里為

瀼溪瀼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濵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瀼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瀼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瀼溪而稱頌者乎銘曰

瀼溪之瀾誰取盥焉瀼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瀼濵

異泉銘 并序

天寶十三載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迴山山顛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閼折石出焉何用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杯𣻊侯反樽銘并序

郎亭西乳有蔂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爲亭石有窊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杯樽乃爲士源作杯樽銘銘曰

窊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似傾幾敧非曲非方不凖不規盂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𠐍狡日益僞𣻊誰能杯飲共守淳樸

退谷銘 并序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竇為淵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為吾規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

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抔湖銘 幷序

抔湖東抵抔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古胡反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抔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抔樽之下遂命曰抔湖

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抔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

可厭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死獨堪汚穢或問作銘意

盡此歟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抔湖

五如石銘并序

涔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似

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於七

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

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賭角居反酒石尾有穴且如礲盧紅反者又如瀧所江反者泉可渟澄匝石而流入于礲

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鷩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馬後如怒黿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七泉銘并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𥤮方顧反於嵌凹

皆澄流清漪旋沿相奏又有蔡石欹鈌為之島嶼殊怪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今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馬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潓（惠）泉次曰⿰氵忠（忠）泉次曰涍（孝）泉汸（甫亡反）泉淔（林力反）泉銘之泉上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盖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

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 漶泉銘

於戲漶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 汸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汸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飲吾汸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 湞泉銘

曲而為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以
命湆泉將戒來世無湆焉

# 渋泉銘

不為人臣老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汚辱我命渋泉勸
人事君來湫泉流願為忠臣

# 涍泉銘

浤浤涍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而
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名泉何為旌叟於此漫歟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寒泉銘并序

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

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戢徒弄反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蹰行修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為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兹水舟檝尚存為利未巳

陽華岩銘并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東面峻秀下有大

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岩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嶄巉其下可家洞開爲岩岩當陽端岩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闢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爲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蹰徘徊

窊樽銘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窊石可以為樽乃為亭樽上刻銘爲志銘曰

井石何狀如獸之跛其背𪓟窊可以為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廣亭之内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瓢之下江湖在馬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技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 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俗曰赤石園）有唐節者曾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

曰

瀧山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磳磳（伏競反）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户中怪石臨淵硱硱（綺兢反）石顛何得石

顛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朝陽岩銘 并序

永泰丙午中自舂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馬前刺史獨孤愐爲吾剪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爲吾剏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絶之名已而刻銘岩下將

亦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絶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岩洞相對無人修賞競競當作竟使蕪穢刻石岩下問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浯溪銘 有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

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于溪口銘

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岸夾溪絶壁水實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没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次山集卷六

次山集卷七

唐 元結 撰

與韋尚書書 乾元二年韋陟為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閣下結每聞賢卿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凶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及四十足不入於公

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葢懼汙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堦下本望齒乘郵與諸龜結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輿童之誦者葢為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悉人之下情結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

求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 乾元二年李揆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山野過為知己猥見稱譽辱在鄉選名汙上第退而知耻更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復生見有令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京師州縣發

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蹈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濱今則過次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貽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相公以為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之罪謹奉詣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韋洪州書 上元二年韋鬬為洪州刺史任西觀察使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閣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令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為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以為賞中丞之功未嘗論中丞之寃至濫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寃濫未伸而生此憤痛某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即責使寃濫者豈獨中丞而已

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耶有小人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謂說以自喻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鬬之遊東家則曰公之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

人見其友亦如鬬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之翁相怒將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為辯之然後鄰家通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方相鬬誰為正信之士一為辯之某敢以此書獻端公閤下

與吕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閤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汙毀

辱之患滅身忘家之禍則欲劇為之箴於身豈顧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即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為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天下太平不敢絶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員散冗者為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絶何哉某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曰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毋年未

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其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削人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忍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籍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永泰中何昌裕為户部員外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古

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也苦不愛便事之服時世之巾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緇界緇緣緇帶其餘皆褐帶聮後縫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緇葛為之玄絲為縷次山自衣帶巾裘雖不為時人大惡亦嘗辱其嗤誚方欲雜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慘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弁衣凡裘若大暑蒸濕出見賔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服野服大抵緇褐布葛

為之也腰擔為裳短襟為衣裳下及履衣垂及膝下不

審夫于巽時歸休適在山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為

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

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

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

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

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掎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𫝊興沈子還獨挺於流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

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汙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復飲酒求

其安家令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玕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兵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

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强笑别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送遠去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日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

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懐於戲文章道喪益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舂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

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令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

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洑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譚子又在馬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洑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蔌果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漶泉之勝絶見峻公與洑犢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皃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

序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博陵崔曼感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感吾子有才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勲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扶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王人能用其一言遂開

城千里威震絶域張公往在淮南逡廵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為今海内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緊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中漫叟浪家于瀼溪之濵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羇

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吏也如是之多吏在舂陵及能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吏愛及者也無慼吏言及方壯可强藝業勿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顔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吏者及到容州為吏謝主人闔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収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問進士 永泰二年 通州問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厭控强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為辭内實理車甲招賔客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亞者公侯尚不滿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禄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捨而不問則未覩太平秀才通明

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
出乎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不
離一尉至于入廊廟總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者得至
焉今商賈賤類臺隸下品數月之閒大者上汗御監小
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求進主文
而望達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慺惶於道路今日國

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僥倖路絶施何令使人自知恥設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絶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虚省鼠猶餓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餘萬遭歲不稔將何為謀今欲勸人

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猶在尚須防遏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戰無兵用何謀使縱遇凶年亦無災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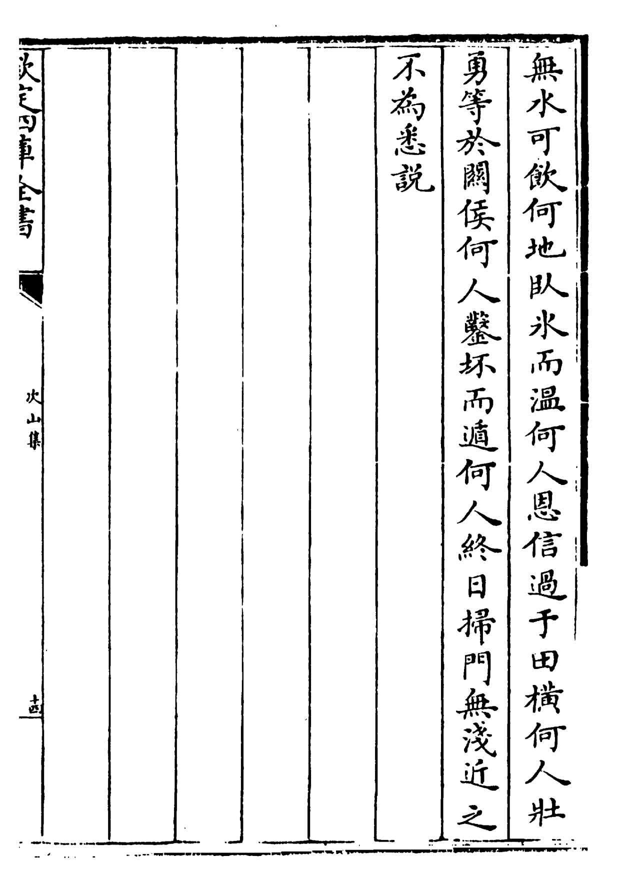
第四

問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粟一斛估錢五百尚賤往年帛一匹估錢五百猶貴近年帛一匹估錢二千尚賤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餒何故今日甘心寒餒惰遊而已

於戲曩時粟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貴衣食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之欲聞其説

第五

問古人識貴精通學重兼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禮何篇可刪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家委命此言當乎彼天女天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弟妹是誰駔儈與儈奴寧分一純將二精何説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銅產於何國何鄉



無水可飲何地臥氷而溫何人恩信過于田横何人壯勇等於關侯何人鑿坏而遁何人終日掃門無淺近之不為悉說

次山集卷七

次山集卷八

唐　元結　撰

時議三篇 有表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

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皁之說為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冐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元結表上

##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徒在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

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倉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姦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忘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咸轉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

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令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强不能以强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忽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污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喜改如此所以能以弱制强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謙和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

太常修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叅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廏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符帝恩諂臣戲官怡愉天顔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自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讐相害内無窮賤相追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

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益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内情將蔵内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

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寃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寃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

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懇懃事皆不行
前後再三頗類詣戲令或有仁恤之詔憂勤之詰人皆
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
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
任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以
來致理與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致矣若天子能追行
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傜且除天
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

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今三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正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正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當少容與焉至如相諸侯材量亦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興國

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彊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彊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

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簡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彊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彊弱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謀國猶豫宜往問之

君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既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遣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

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皁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糾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

將及來世子敢以此誓誓於宗廟子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惑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兵及王之官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咎之當以人民之怨

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爲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曽是爲也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矣

寱論（五計反）

元子天寶中嘗預讌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寱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寱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郘（湯反）一侯侯家得寱婢寐則寱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寱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吏奴每厭勞辱寐則假寱其言似不怨

而若忠信佞闇悶之則曰素有癖病寐中癖言非所知也引癖婢自辨辭說云云佞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癖愈甚奴於是重窺佞意先事癖說說佞之過讐以禍福佞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佞禍機因癖奴之先加佞門諫佞以改過免禍佞納客為上賔復方又反其奴命曰癖良氏子孫世在于郃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癖言以譏諫人主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曽

不如郤俟夷奴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爲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爲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今

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感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爲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罋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

貧乞丐心不慙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覔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恥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 并序

乾元已亥至寶應壬寅𫎇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偸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簡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馬何效漫馬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説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説漫馬足恥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漫流於戲凡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簡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棨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麢鹿為二賢羞賔客何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豺為麢梟為鷓鴣蝦蟇為兎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賔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歲久戰爭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豺虎將恐虎窟公城豺遊公庭梟集公楹羣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返化

君英賈徳方報君英化虎之論宜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豺虎然後羞於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諂媚為公直化奸逆為忠信化競進為退讓化刑法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皆遜純樸豈止化虎而羞戒哉徳方未量君英耶次山故編所言為化虎之論

辯惑二篇 有序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興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二

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為勸懼之方

上篇

昔南陽朱公叔為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懼罪自去公叔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達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時之過公叔之為也是哉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葢欲禁貪邪絕凶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累異世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沮勸則賞罰何

為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禄使其富貴葢為其能理養人民者也彼乃絶理養之心以殺奪為務去而不理而曰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為盜具將天下法令而為盜資乎致使金寳千囊財貨百車令彼盜類各為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昔第五興先為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黴黜免者甚衆

興先以奉使稱職獲遷官馬𡙡者曰興興先能糾劾過惡
直哉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貴久其法明
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長耶何得
興先暴將威令急操刑獄使䝉戮辱者如斯多乎若漢
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興先則亂生於
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為𡙡者聽我商之嗚呼畏陷人於
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之示其必常也人始
知懼先王欲人自新故為善者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

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

慇懃乃能措刑殺致太平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

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

家之法在乎興先之爲是也乎衆人之感喻乎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

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

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五拜反不識禮度恐有譁

良士反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如吏部試詩賦論策）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因諭之曰昔世已來共尚丘園潔白之士蓋為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飢寒切之不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束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傅聽其言則可為規戒考其行

則可為師範用其材則可為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逐駑駘入棧櫪中食下廄𦲷䴸上侯辨反下下沒反為人後騎負皁隸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戲貴不專權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茍求取始為君子因喻鄉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編為喻友

次山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次山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董芳壎

次山集卷九

唐 元結 撰

元魯縣墓表

天寶十三載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盈

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戒貪佷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戒占田

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阜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戒綺紈粱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哀丘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為陷邑乾元已亥為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街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跡

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絶貪爭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哀丘之怨歟

左黄州表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黄州刺史下車黄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税豈獨黄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黄人又歌曰吾鄉有

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黄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遷侍御史判全州刺史將去黄黄人多去思故為黄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黄之門生故吏與女巫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呂公表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荆州爲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州爲荆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荆南三年年五十一薨於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厭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刑人之僻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跡不矯時内含端明外與常規其大雅君

予全于終始者耶公所以進退其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化者誰預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結等迹參名業嘗在幕下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邪

惠公禪居表

沂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虵山之陽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已之無

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因人災患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為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阜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人欲增修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修廊夏寒松竹蒼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衆山回旋斯亦曠絶之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事誘人及人將善固不以

事為累吾以所惑咨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大夫孟彦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羣黎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歿于私家門人弟子愛思不忘願旌遺德將顯來世會予詔許優閒家于樊上故為公作表庚子中公鎮岳州予時為尚書郎在荆南幕府嘗因廉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寛恕静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説為當時法則及公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夭壽哀樂戀意澹然吾是知道勝於内

者物莫能撓德充於外者事不能誘公之所至其獨有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家全歸於今之世誰不榮羡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舜祠表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以虞舜葬於蒼梧之九疑之山在我封内是故申明前詔立祠于州西之山南已而刻石為表於戲孔氏作虞書明大舜德及生人之至則大舜於生人宜以類乎天地

生人奉大舜宜萬世而不厭考大舜南巡之年時已一百一十二歲矣自中國至蒼梧亦幾有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竟入而不回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帝居之宫帝葬之陵嗚呼在有虞氏之世人民可奪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耶何為來而不歸何故死於空山吾實惑而作表來者遊於此邦登乎九疑誰能不惑也歟

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灌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叅軍鄭洌
為鄉人某等請余為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謠頌之聲
達于朝廷襃異之詔與人為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
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強家無利害
買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
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
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犬戎為虞未即徵拜使
蒼生正睊於歆反而去其痲瘆使蒼生正渴而歃其清源

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冤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嗚呼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内品刑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竪暴類貪夫奸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者豈獨真刺史耳鄭洌之為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懼清廉正直之道弱於時俗君子遺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其意而已矣

張處士表

永泰丙午中處士張秀卒於戲吾嘗驗古人將老死巖

谷遠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正與時世不合必識高行遠獨與時世不合不然則剛褊傲逸與時世不合彼若遭逢不容則身不足以為禍將家族以隨之至於傷汚毀辱何足訖者故使之矯然絕世逃其不容直為逸民竟為退士枕石飲水終身而已當時之君欲以禄位招之有土之官欲以厚禮處之彼驚懼抗絕而去時之見能如此所以尤高尚焉嗚呼處士與時不合者耶而未能矯然絕世遭以禮法相簡不見

容悲夫

菊圃記

舂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逺致之植於前庭牆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嘆久之誰不知菊也芳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趍走猶宜徙植修養尚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柰何於是更為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

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録藥經列於記後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而爲候舍漫叟家於樊上不醉則閒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故實爲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廣宴亭

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修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心也當裁蓄簡札待為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身多暇

招我畏暑且為凉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木相蔭常多清風廵回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才殊政殊迹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斵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

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剌史廳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剌史乃存亡休慼之係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剌史爾凡剌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

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
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惛
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
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
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
公廙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
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
則舊記存焉

#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歳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閒時與賓客嘗欲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蒸休息於此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庥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庥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長之俾茅閣之什

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九疑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峰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峰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崎衡岱之方廣在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峰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

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

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

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

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内之山如九疑者幾焉

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

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

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為南

嶽以崑崙為西嶽衡陽之𡶶聽逸者占為山封君表作

園圃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製不能有所
改刱也如何故圖九峰略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
如山中之往跡峰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
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寒亭記 在江華縣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洛曰縣南
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
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

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絶顚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烝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次山集卷十

唐 元結 撰

為董江夏自陳表

臣某言月日勑使某官某乙至賜臣制書示臣云云伏見詔旨感深驚懼臣豈草木不知天心頃者潼關失守皇輿不安四方之人無所繫命及永王承制出鎮荆南婦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離心臣謂此時可

奮臣節王初見臣謂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盜侵偪總兵東下旁牒郡縣皆言廵撫今諸道節度以為王不奉詔兵臨郡縣疑王之議聞於朝廷臣則王所授官有兵防禦鄰郡並邑疑臣順王旬日之間置身無地臣本受王之命為王奉詔王所授臣之官為臣許國忠正之分臣實未虧蒼黃之中死幾無所不圖今日得達聖聽今臣年六十老母在堂縱未能奉義捐生則豈忍兩忘忠孝臣少以文學為諸生所多中年自

顧逸在山澤聖明無事甘為外臣無何以鄙僻之故反為人知遂汚官次以至今日臣又頃年貶謫罪未昭洗今所授官復越班秩罷歸待罪是臣之分今陛下以王室艱難寄臣方面亦以忘身許國誓於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懇至謹因勑使某官奉表以聞臣某云云謹言

辭監察御史表上元元年進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勑除臣監察御史裏行依前充山南東道節度叅謀忽承天澤不勝慶喜負荷恩任伏

增憂懼臣在至德元年舉家逃難生幾於死出自賊庭
遠如海濵敢望冠冕陛下過聽疑臣有才謀可用謂臣
以忠正可嘉枉以公詔徵臣延問當時之事言未可取
榮寵已殊事未可行授任過次其時以康元狄逆陛下
憂勞臣亦不辭疲駑奉宣聖旨招集士卒師旅未成又
逢張瑾姦凶再驚江漢臣恐陛下憂無制變遂曾表請
用兵陛下嘉臣懇愚頻降恩詔聖私殊甚特加超擢至
今臣自布衣未踰數月官忝風憲任兼戎旅今不勞兵

革凶豎伏辜臣不可終以無能茍安非望自姦臣逆命
於今六年愧無寸能茍求禄位分符佩印不知慚羞戮
辱及之死將不悔陛下忍而從者其可勝言臣才弱識
下非智無謀循涯顧分實自知恥臣老母多病又無弟
兄漂流殊鄉孤弱相養伏願陛下矜臣愚鈍不合齒於
朝列念臣老母令臣得以奉養則聖朝無辱官之士山
澤有純孝之臣不任悃欵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
聞臣云云謹言

為吕荆南謝病表

臣某言臣自去秋疾疹以至今日轉加羸弱庶事不理某月日附某官口奏請替某月日又進狀陳情未蒙允許伏增憂懼陛下應以臣久曾驅策未忍替臣臣實憂陛下方隅切須鎮守臣不能起止四十餘日艱虞之際實慮變生今淮西敗散唐鄧危急在臣病廢豈敢偷安伏望天恩即與臣替儻餘生尚在得至闕庭犬馬之心死生願畢不勝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乞以聞云

云

請節度使表 寶應元年進

臣某言臣自以愚弱無堪遠跡江湖全身之外無所兾望陛下過聽徵臣顧問今臣起家數月之内官忝臺省爾來三歲無益効用愧恥之甚在臣無踰臣竊以荆南是國家安危之地伏願陛下不輕易任人陛下若獨任武臣則州縣不理若獨任文吏則戎事多闕自兵興已來今八年矣使戰爭未息百姓勞弊多因任使不當致

使敗亡伏惟陛下審擇重臣即日鎮撫令陛下上游之地救愚臣不逮之急謹遣某官奉表以聞

乞免官歸養表

臣某言臣以為才不稱任位過其量不自知分禍辱皆及臣才不知人量實褊僻踰越秩次忝辱衣冠人亦有憋臣自知愧臣少以愚弱不願為吏書學自業老於儒家今迹在軍中日預戎事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矣臣常恐荒浪失於禮法自逸山澤預於生類令穢污臺

省桼亂時憲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矣伏惟陛下察臣才分不令亂官則貪冒茍進之徒自臣知恥陛下若官不失人則天下自理故曰天下理亂繫之官人臣以為官人之難無敢易者陛下焉可易於臣哉臣無兄弟老母久病所願免官奉養生死願足上不敢汚陛下朝列是臣之忠下不欲貽老母憂懼是臣之孝願全忠孝於今日免禍辱於將來伏惟陛下許臣免官許臣奉養在臣慶幸無以比喻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云云

謝上表　廣德二年道州進

臣某言去年九月勑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二月臣始於鄂州授勑牒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賊屠陷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兼又聞奏臣在道路待恩命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耆老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蟻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畬種山林兾望秋

後少可全活臣愚以爲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一州之人不叛則亂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問其流亡歸復幾何田疇墾闢幾何二年問畜養比初年幾倍可稅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

功過必行賞罰則人皆不敢冀望僥倖苟有所求臣實孱弱辱陛下符節陛下必當謹擇臣固宜廢歸山野供給井稅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再謝上表 永泰二年進

臣某言某伏奉某月日敕再授臣道州刺史以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者十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兵救鄰州雖賦斂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而風俗未

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灾沴每歲不免疾疫
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朝寛貸猶宜奪
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讓者以臣為苟安禄
位抱公直者以臣為内懐私僻有材識者辱臣於臺隸
之下用刑罰者罪臣於程式之中臣所以不敢即日辭
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罪有司今四方兵革未寧
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尅日多實不合使凶
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

官伏望陛下特加察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
誰不自私臣實不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
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

廣德二年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赦宣示百姓訖伏惟陛下以慈惠
馭兆庶以謙讓化天下凡所赦宥皆允人望凡所敦勸
皆合大經生識之類不勝大幸臣方領陛下州縣守陛
下符節不得稱慶下位蹈舞闕庭不任歡戀之至

永泰元年賀赦表

臣某言某月日恩赦至州宣示百姓訖百姓貧弱者多勞苦日久忽蒙惠澤更相喜賀歡呼忭躍不自禁止伏惟陛下增修典禮弘正紀度勞謙慈惠與人更新此實興王之盛烈明主之至德戴覆天地誰不慶幸臣方守州縣不得蹈舞闕庭無任歡忻之至

請省官狀乾元三年上來大夫唐鄧等州縣官

右方城縣舊萬餘戶今二百戶已下其南陽向城等

縣更破碎於方城每縣正員官及攝官共有六十人
以前件如前自經逆亂州縣殘破唐鄧兩州實為尤甚
荒草千里是其疆畎萬室空虛是其井邑亂骨相枕是
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遺人哀而恤之尚恐冤怨肆其
侵暴實恐流亡今賊寇憑陵鎮兵資其給養今河路阻
絕郵驛在其供承若不觸事救之無以勞勉其苦為之
計者在先省官其方城湖陽等縣正官及攝官并戶口
多少具狀如前每縣伏望量留令并佐官一人餘並望

勸停謹録狀上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上元元年上柬大夫

當軍將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人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軍中爲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慈恤以仁惠令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母寒餒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給其衣食則

義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此謹錄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上元元年上來大夫

當軍孤弱小兒都七十六人張季秀等三十九人無父母周國良等三十七人有父兄在軍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亡誰家可歸傭丐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久從征戍多以忠義遭逢誅賊有遺孤弱子不忍棄之力相恤養以至今日乞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收驅使有

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録狀上

舉呂著作狀寶應元年奏

故荆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姪男季童

右見任秘書省著作郎

以前件狀呂某立身無私歴官清儉身没之後家無餘財長男幼小未了家事前件姪質性純厚識理通敏仁

孝之性不憖古人自其疾甚不視事向五六十日軍府之事皆季童諮問事無大小處之無情以臣所見季童不獨為賢子弟今時穀湧貴道路多虞漂流異鄉無以自給伏望天恩與季童便近州一正員官令其恤養孤幼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奏免科率狀廣德二年奏敕依

當州准敕及租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嶺南西原賊

未破州已前

三千九百七貫九百足賊退後徵率

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庸租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件

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陷賊停留一月餘日焚

燒糧儲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幾盡

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嗷嗷未有

安者若依諸使期限臣恐坐見亂亡今來未敢徵率伏

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恩自州未破已前百姓久負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已後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見在戶徵送其餘科率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似可存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有司苟若臣所見愚僻不合時政干亂紀度事涉虛妄忝官尸祿欺上罔下是臣之罪

合正典刑謹錄奏聞

奏免科率等狀永泰二年奏勅依

當州奏永泰元年配貢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

四萬一千二十六貫四百八十九文請據見在堪差科徵送

九萬一千六百六貫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請放免

以前件如前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燒

殺掠幾盡去年又賊逼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永州陷邵州臣州獨全者為百姓捍賊今年賊過桂州又團練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餽糧餉三年已來人實疲苦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餘處嶺南諸州不與賊戰每年賊動臣州是境上之州若臣州陷破則湖南為不守之地在於徵賦稍合優矜今使司配率錢物多於去年一倍已上州縣徵納送者多於去年二分已下申請矜減使司未許伏望陛下以臣所奏令有

類會諸經賊陷州據合差科戶臣當州每年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幾錢放免使司隨時加減放免百姓每歲不安其今年輕貨及年支米等臣請准狀處分謹錄

奏聞

論舜廟狀永泰二年奏勑依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以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來置廟山下年代寖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酹荒野恭命

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殁於荒裔陵廟皆無臣
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持乞天恩許蠲免近
廟一兩家令歲時拂灑示為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
於萬代實欲彰陛下玄澤及於無窮謹録奏聞

舉處士張季秀狀永泰二年奏勑依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邊裔土風貪於貨賂舊俗多習吏
事獨季秀能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為業不求人知
寒餒切身彌更守分貴其所尚顧老山林臣切以兵興

已來人皆趨競茍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李秀者不可
不加褒異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穩便與造草舍十
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此
實明朝旌退讓之道亦為士庶識廉耻之方謹録奏聞

次山集卷十

次山集卷十一

唐 元結 撰

## 縣令箴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噓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闗由

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

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禄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宴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禄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栗馬齒食而已汝

忽然望榷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熈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

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俟音稀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

季川問曰兟兟凡之別稱義載爾雅終不復二論兟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閭閻也哉

戲規

元子偶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臺隷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

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酧音多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

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

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從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圖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悦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寧方為汚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悦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

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懽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懽道然也茍為爾乎元子

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懼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刲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懼以為不喪其直愚哉若能苟曲

於鄰里強全一惟豈不能茍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茍能曲於鄉縣豈不能茍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茍曲於邦國豈不能茍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愒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音由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惟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 水樂說

元子於山中尤所躭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磵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磵即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覯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磵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𧸘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

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汚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向兟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為錯亂紛惑甚不可聽况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

然遞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浥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 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説常所化凡四説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之行化為萬物萬物

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説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説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説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説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

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兇為恩幸所迫厮皁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猶犴或曰彈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

或曰數於祠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慼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鑽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

吟化爲常聲糞汚化爲粱肉一息化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鬭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絶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

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汚非粱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次山集卷十一

次山集卷十二

唐　元結　撰

# 㾐亭銘 有序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西面在江口東望㾐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戸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

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 𢈢臺銘 有序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丑寅崖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硱磳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

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峯敧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戸毘皆幽奇於戲古人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峿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峿臺陗陖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一縱心目陽崖礱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東崖銘 有序

峿臺西南支危高迴在峿亭為東崖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為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宫羽之相資也銘曰

峿臺蒼蒼西崖雲端亭午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水樂銘 有序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磄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磄即懸庭前

之水取歆曲竇抶之石髙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

便銘曰

烟纔通寒淙淙隔山風考鼓鍾

文編序

天寶十二載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於有司當時叟方年少在顯名跡切恥時人䙝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填陷穽於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怏恨

於當世是以所為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少師友仲行公公聞之諭叟曰於戲吾常恐直道絕而不續不虞公於子相續如縷明年有司於都堂䇿問羣士叟竟在上第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係戎旅苟在冠冕觸踐機危以為榮利蓋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于公直守

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叟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娱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分為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弟子可傳之於筐篋耳叟之命稱則著於自釋云不録時大歴三年丁未中冬也

送張玄武序

乙未中詔吴興張公為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潛夫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將辭

譏言悉以言贈上有勸仁恵䘏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戒行役之諭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極太寧垂休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訂者或曰西南少疲是以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民化於秦漢純古之道其由未知無置此焉姑取瘢也如德以涵濯義以封植其教邇遠其人迎喁至乎不可固未必也則曰保仁以敦養流恵以懷恤知其所勞示其所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興不樂嘆曰吾嘗

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慼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慼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四十於此無曰我時禄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於二公之意為異年覲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敢自清慎終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遞相編次

讓容州表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勑授臣使持節都督容

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捉使四月十六日勑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獲憂懼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病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頹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

臣一身為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適大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

民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嚙臂不歸溫嶠奉使絶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税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次山集卷十二